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五

圖書編

天文類

天道

北極居天之北、北樞星主之、出地三十六度、繞樞星左右、通七十二度、謂之上規、故文昌北斗內階天厨、皆爲附垣之星、觀北極者、以樞星爲正、北面而數、故左樞至上丞七星、謂之東藩、右樞至少丞八星、謂之西藩、凡附東藩、皆爲在東之星、附西藩、皆爲在西之星、樞之下、連後宮以前、皆爲在南之星、樞之上、直四輔

以後皆爲在北之星、此紫宮東南西北之分也、

南極居天之南、入地三十六度、世不見也、然繞旋亦有七十二度、謂之下規、井度老人 近于南極之傍、故謂之南極老人、俗以老人爲南極謬矣、天一晝夜繞地一周、復前一度、南北極持天之兩端、如傘之扛然、世徒知樞星之不動、而不知南極七十二度之中、必有爲之紐者、

二十八宿共向紫宮、其東西却以地之東西論、晝南面而數、居前爲右爲西、居後爲左爲東、順二十八宿之次第、與紫宮不同、上而接于紫垣者、皆爲在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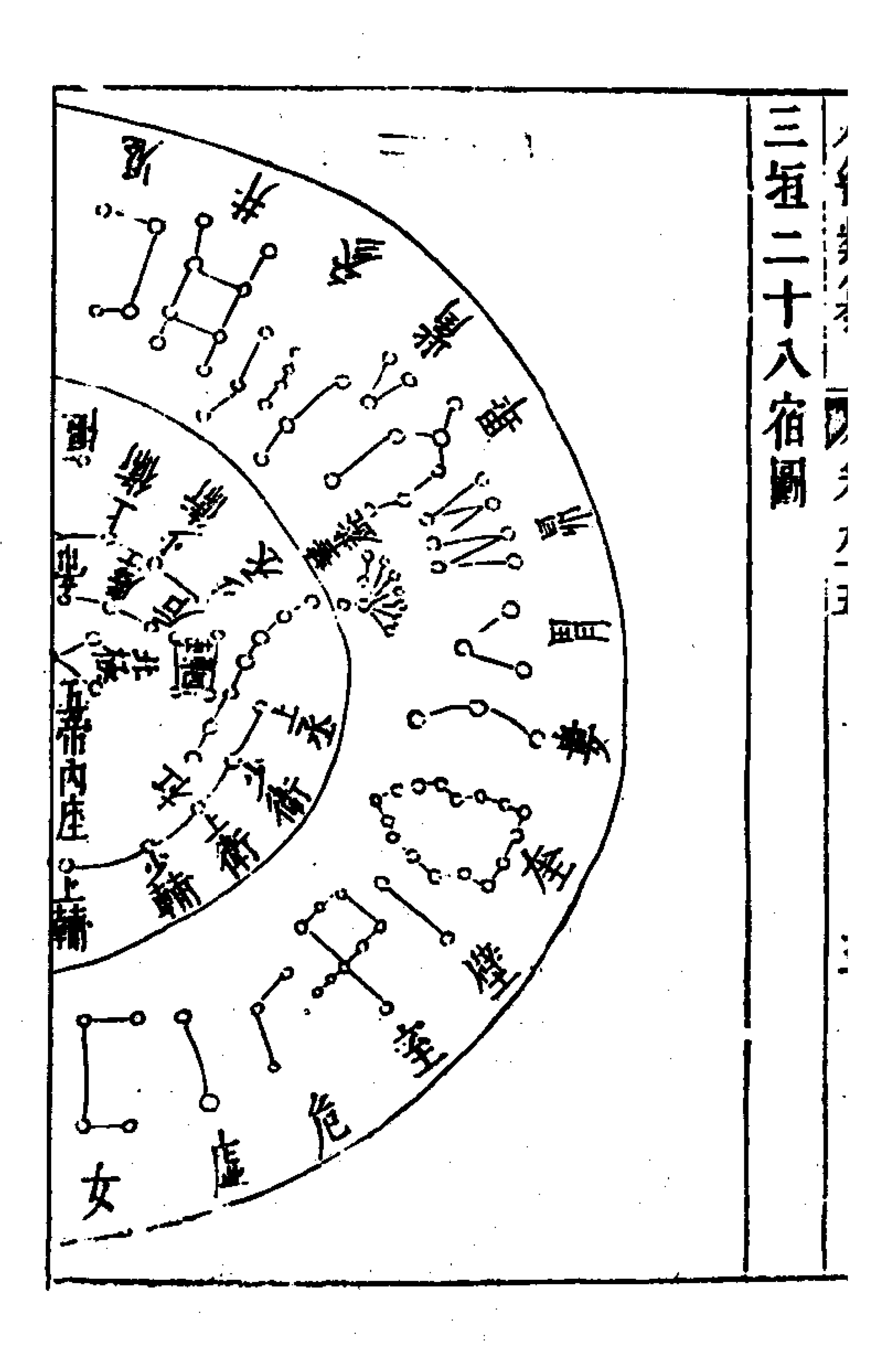
星下而接于南極者皆爲在南之星此列舍東西南北之所分也

赤道之經除北極三十六度南極三十六度共七十二度外分天之中得一百單九度半強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其在地下與上覆均得一百八十二度半除南北之外所以得一百單九度半強復于一百單九度半強之中對截其半在五十四度有奇之內爲天之中道此赤道所以橫亘于列宿上下之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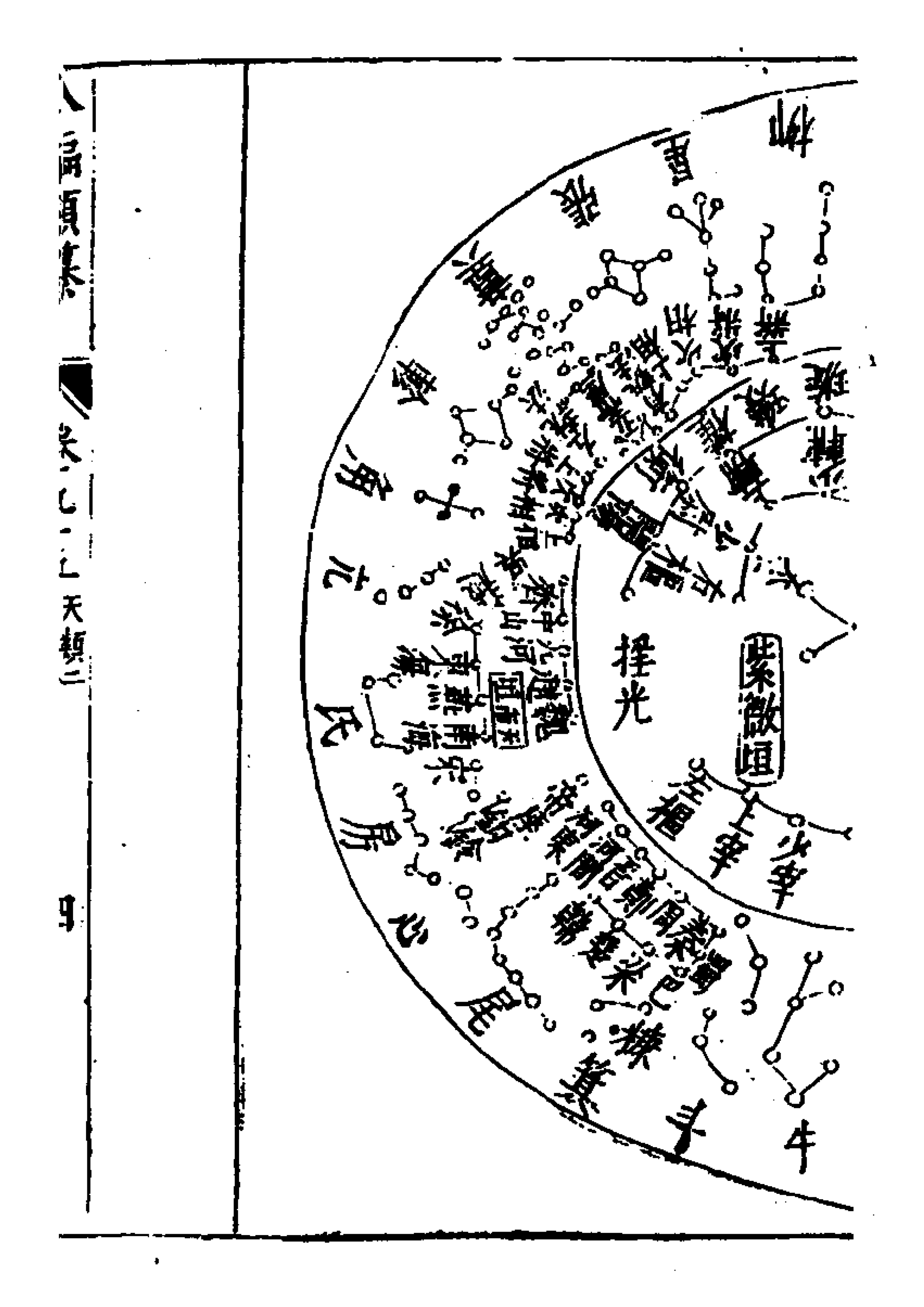
黃道之經即日之行而名之黃者中也黃道交于赤

道南北適均故晝夜刻漏平分冬至黃道移而進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冬至黃道相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短而夜長夏至黃道移而進北自赤道交處積漸斜行至夏至黃道亦遠赤道二十四度故晝長而夜短月行九道循黃道左右其最遠者相去黃道六度耳九道者青道二出黃道東朱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其交也由黃道左右而出入故九道五星之行亦循黃道去黃道則為變古者冬至日在牽牛春分赤道交于奎秋分交于角交于奎者進而北至于東井為黃道之極張

轉而南矣交于角者退而南至于牽牛亦為黃道之極又復轉而北矣宗天差一而東日差而西故太陽三十八年退差一度于今東至日在箕則春分赤道交壁夏至日在參則秋分赤道交翼非黃道之異蓋由日行歲差而然也古歷簡易未立歲差之法至虞劉焯始明八十三年日行退差一度而古今中星之不同皆可推矣



三垣二十八宿圖



紫微垣
搖光
少宰
上宰
左樞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軫
翼
張
柳

天文三垣二十八宿并附近星官總計二百八十三
座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微星萬一千五百二十
凡星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四寸
四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七十萬
三千一百一十三里
凡星同舍爲合、相陵爲闘、在下而上曰陵在上而下
曰乘、周匝曰統、東西曰鈎南北曰紀、相去七寸以內
曰犯、守之而又曰復曰還
凡星居之曰次、曰舍、曰留十日以不犯限多少月日
曰守、

觀象賦

垂萬象乎列星仰肆覽乎中極一人為首四輔為翼鉤陳分司內坐齊飭華蓋于是乎臨映大帝于是乎游息尚書咨謀以納言柱史記私而奏職女史貽彤管之訓御宮揚翠娥之色陰陽周給乎其隅大理詳讞乎其側天柱司晦朔之序六甲候陰陽之域其文煥矣其功茂哉環衛侍衛以曲列儼閶闔而洞開北斗標連車之象稱節度而齊七政文昌制戴筐之位羅將相而枕三台闢天牀于王闕乃宴休之攸御肅天理乎璇璣執權衡而是與天搶天棓以相指內厨內

階而分據雙、三夾手而變、諧兩乙賓門而助佐再乃
天牢崇圖設、禁暴之陛防、大尊明位、擬聖公之寵章
大陽陪相以班迹、玄戈軼杓而曜芒、勢微微而寫映
明翼翼以流光鷹秋成于八穀、務春采以扶筐、天廚
微令供百牢傳舍開令通四方偉天官之繁縟盡人
事之儀獨七宿畫野以分區五宮建都而炳燭紫宮既
已歷乎中宮迺旋肆而自東將角亢于南道詢分野
于桀中開天門之熣爍立疏廟之崇隆何大角之皎
皎夾攝提之融融是攜紀于變節是正綱于大同次
則梗河預備招搖天戒況舟亢逖飛鐲帝度周鼎縈

經天罡豐蕃披三條之平道寘萬國于天門躍平星以央虞列騎官而衛闕陽門守于邊險折威防于將秦頓頑司于五聽車騎參于入屯壘南門之峻闕觀庫樓之威府偃蹇列于四衡的皪分于五柱或藏兵而蓄銳或重扃而禦侮煥蒼龍之中宿屬氐心以及房聽朝路寢布政明堂爰理其地于宋之疆粵若大火赫矣天王鈎鈐儀于鳳闕積卒稱于龍驤天輻備于輿輦鍵閉守于關梁騎陣驚將軍之位從官主巫醫之職罰作贖形以爲陽德二咸防非而體政七公議賢而糾慝陣車雷擊乎其南天乳雷滋乎其非彼

貫索之爲狀實幽圄之取則、歷龍尾以及箕蹊、北燕
而在茲、馳四如而有序、均九子以延慈、龜曳甲而波
泳、魚廻鱗而水礄、天江爲太陰之主、傳說奉中闈之
祠、糠爲簸揚之物、杵資舂臼之用、天籥司其開閉、丈
人時其播種、狗以吠守、奸囘匪縱、却聯女床、前臨天
紀、耀棘庭之金印、燦椒房之玉齒、東房七宿中有崇垣、厥
名天市、車賜中衢以連肆、市樓臨箕而欝起、帝座頼
而獨尊、侯臣肅而燮理、宗星派踈而遠集、宦者刑餘
而近侍、列肆與屠肆分行、宗正與宗人同時、帛度立
象以量用、斗斛裁形而平、以上天市垣遵若覩北宮之

武泊南斗與牽牛賦象擬犧廟之類、司垣菹淮江之
州、建星合曜于黃道、天淵委輸于南海、狗國分疆于
北幽雞、雞揚音而顧侶、鱉漾影以來游、天田連于北坎
羅堰迫于天桴、是司溝洫、是司田疇、遷引聯于漢陽
乃悠窺于織女、張寶疏圃、操絲弄杼、輦道清塵而俟
駕、漸臺飛灰而候呂、覘須女之繡室、奄開邦于會稽、
離珠耀玲于藏府、瓠瓜薦果于宸[illegible]、[illegible]瑜佩瓊而袪
服、敗瓜委蔓以分畦、其外則鄭、越、[illegible]、[illegible]、燕、趙連境、韓
魏接壤、齊晉藩屏、周楚列曜、晉代分炳、天津橫漢以
摛光、奚仲臨洋而汎影、既編梁而虹構、亦裁輪而電

鬱天弁寫映于清流、河鼓進軍以嘈嘈、雨旗夾道以飛浮、列女乘危于齊濟、職悲哀于宋廣、墳墓寓狀以狐出、司危與司非疊耀、伺禍福之多端、總興亡之窈妙、人掌詔以優游、儀爲人之質狀、鉤主震而屈曲宛如、鉤而取象、車府息雷轂之音、造父曳鸞鳳之響、哭泣吞聲以相召、敗臼察災以播厲、天壘守夷而駢照、司命與司祿聯彩、杵軍給以標正、臼年豐而示仰、土吏設備以司存、斧鉞用誅之所掌、虛梁閒寂以幽閟、蓋屋喧轟而燕嘗、天錢納賁以山積、天綱懸輿而野饗、北落置候兵之門、八魁趁張禽之網、聽廣府于雲

璧諒有衛之封識布離官之畋故散雲雨之霏霏霹靂交震雷霅電橫飛壘壁爲陣而齊影羽林分營而折衝、土功司築而開務、天廐分馭而起、機騰蛇蜿而成貫、水虫總而攸歸、動則飛趯于雲外、正則盤索于漢派北方七宿賭奎婁之分野辨鄒魯之川陸養騶獸于園圃類封豕于郊瀆、左更處東而掌虞、右更居西而司牧、立囷蒼之儲聚、樹溷屏之重復、司空生土以知祥、鈇鉞、營務而蕃蓄、軍南門、列轅而出、衆天將軍、揚旌而示逐、惟王良之策、馬知車騎之滿野、家居河而路、塞、策載鞭而電瀉、閣道貯游而據中、附路備關而居

下、循胄婁及昴畢、直趙地之邠衛、昴髦頭而肅引畢
罼車以迅驅、卷舌列天讒之表、附耳屬天高之隅、天
高望氣、天讒備巫、卷舌安其寂默、附耳聆其詔諛、天
船泛影乎清瀨、大陵分光于碧虛、貯積水而篼害、包
積尸于壘礪、礪石資夫銛刃、月宿歸夫太陰、天街晝
于戎野、天阿察于山林、天節宣威于卯域、天陰進諜
于腹心、天庾積粟而標稔、天廩備稷以祈歆、天圍曲
列兮儲芳、天苑圍開兮畜禽、芻藁避納秸之執、殊口
覽重譯之實、九游排錚以進退、軍井依熒而淺深、天
關嚴扃于畢野、諸王列藩于濮瀨、何[illegible][illegible]之均明而

三柱之昭煥、納五兵而藏府、圖九貢之邦貫、天横刹涉以淪漣咸池浮津以渺漫闕岷峨之列壤騎觜參之耀形、示斬艾以明伐沭襃旅而獲尊參旂儲于邊寇、王井通于水經、坐旗肅穆而昭禮司怪幽求以發冥、屏嫌于客廁咎于圜亦有天屎緇黃效靈、西方七宿于是仰東井之輿鬼覽西泰之伯色質明祠而變生錢浮水而刑反四瀆斷江淮之候兩河占胡越之急水位瀉流而迅奔天罇負羞而冋集軍市通貨而圖縱五侯疑議而衡立、積水釀醽酎之方積薪貯牲庖之給野雞候兵而據市、天狗吠狠而映連闕丘據乎兩

觀水府司乎百川、狼援戈而野戰、弧屬矢以亘天、老人祚主以秋照、丈人通神而夜懸、子抉尊而淑遊、孫猶緒以綿延、維天杜之著矣、實句龍之在焉、賦柳星而及張、識周禮之緩啓、儼昧頓以分嚓、奉鏞裳而賜醴、觀夫軒轅之宮、宛若騰蛇之體、變雷雨之靄靄、列后妃之濟濟、恍台階之六符、瑞泰平而聯燁、酒旗集燕以承歡、內屏繩愆而執禮、權合烽而諜寇、實防邊而有候、長垣崇司城之備、少微尊處士之懿、外廚調別膳之滋、天相居大丞之位、天紀錄禽而獸齒、天廟嚴祠而流粹、天稷播五稼之勤、[illegible]曉表三丧之類爰

同翼軫厥土維荆、驅風驛之千乘、搴雲門之六英、長沙明而獻壽車轄朗而陳兵、青丘儼于韓貊、器府總于琴笙、軍門坐夾于軍閫、司空掌土以司平、南方七宿屬鶉火之嵲嶸啓端門之赫奕、何宮庭之弘厰、類乾坤之閣闕、四座皆一帝之臣、九卿踵三公之迹、陪以儲二、參以幸臣、從官蕭侍衛者通賓郎將立戟于丹陛、即位含香于紫宸、議淵謀于五位、鬱嚴衛于常陳、仍寄屛于持法、控端門之內闕明堂、流化靈臺候神、虎賁之徵猛士、進賢之訪幽人、太微垣胡天漢之昭回、自東宸而綿絡、非貫箕而照斗、南經說而纏箕、合乘津

而泛飄分標杵而浮閤歷五潢而浩漾淪七星而迴
薄天漢維木宿之含精羌歲星之毓麗雖羸縮所察罰
禍攸係然夫得之者隆失之者替祚明君而耀朗罰
昏主而光翳下爲靈社上儀人帝如妖胎而毀卵且
戢仁而施惠冋鶩衍期前期舛契奮捨捂而示慝峙
垣讒而表戾歲星粤若熒惑火帝之精每執法以明罰
必伺災而告誠守其邪而歲戰去其野而聘淸若崇
奢而瀆禮則下乘而上征居惟嘗發合與夏并浮天
慘而聳劍列蚩尤而耀旌司尾見而失國昭明出而
起兵熒惑伊土位之淸靈有鎮星之耀質尋所履爲秩

處覘所居爲禎吉、廣邪微而[illegible][illegible]謫、軒宮而載出若虧信而賊義則行愆而度失或含丹而舉兵或揜玄而搆疾、旬始發而災起獄、漢明而主黜、填星彼金方之耀色、有太白之垂文、乃降神于屏翳、實是象于將軍、如用兵之不察、匪先違之、攸聞高出利于深職、順著指于寵動、苟恩徼之不洪、則觸變之司分、或飛芒而食月、或變星以横氛、六賊隊災而結觸、天狗殺將而破軍、太白諮大陰之粹靈、粤辰星之攸欽、乘四仲而晦飄歷一周而覘履、爲用罰之淵模、爲出師之合執、察出劍而相去、候征旗之所指、非其出而憂寒、錯其宜

而將死若濕刑而縱愆則委宇而孫矢白其角而延
衰懸其規而應水辰若夫究經緯之終始考幽秘之
機徐斯斯今爲人主之明銳齊萬今實眞其底之秘樞
同聲聞而響集亦形發而影趨若岩穴之旌處士如
谷風之應騶虞者也爾乃退寒暑而弗忿中昏旦而
棄越畢路雲滋箕靈似發亦有權降軒而綾帶景瑞
堯而麗月雖聆響之難尋信其靈之未歇喜大舜之
登庸耀黃帝而膺錄壯高祖之叙歷感五緯之相從
殷旭機職識曹公之潜迹季郤流日知漢使之幽縱
荆軻入秦白虹貫日衛生設策長庚食昴悲乎星

如鼎而周替彗長竟天而秦滅蛇墮楚而九域吁嗟狗過梁而千里流血晉君終而發妖見漢帝闔而參暈結周楚死而南衡晉齊殃而北列自大辰而及漢彰宋熒而衛鄭或除舊以布新顯陳盛而姜絕諒吉凶之有以匪災譴之虛設實罔念以作狂在恭己而成哲是以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選設其官職司其吉唐則羲和典察夏則昆吾衍與或著殷巫之美或登周史之號宋述子韋鄭稱稗竈唐眛將尹臯宣範甘德與石申垂誥故能下守職而有恭上聞變而無傚此希微之妙術豈蒙昧之專好有少微之養寂無

進賢之見畧、參府器之槃肆、犯貫索之刑、書札附耳之未達、方卷舌以安居、且壅扉而絕騶、豈臨淵而羨魚、望天門而屏跡、安知公卿之所加、

史記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後句四星、末大星正妃、餘三星後宮之屬也、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前列直斗口三星、隨北端兌、若見若不見、曰陰德、或曰天乙、紫宮左三星曰天槍、右三星曰天棓、後六星絕漢抵營室曰閣道、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杓攜龍角、衡殷南斗、魁枕參首、用昏建者杓、杓自華以西南

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濟之間平旦建者魁魁河岱以東北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祿在斗魁中貴人之牢魁下六星兩兩相比者名曰三能三能色齊君臣和不齊爲乖戾輔星明近輔臣親彊斥小疏弱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有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其牢中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天一搶棓矛盾動搖角大兵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于天俯則法類于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說而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弘于宋子韋鄭則

裨竈在齊甘公楚唐眛趙尹皋魏石申夫天運三十
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變而一紀三紀
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為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
然後天人之際續備、太史公推古天變未有可考于
今者蓋略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
彗星三見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諸侯力政五
百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衆暴寡大并小秦楚吳
越夷狄也為彊伯田氏簒齊三家分晉並為戰國爭
于攻取兵革更起地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
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候星氣尤急近世十二諸侯七

國相王言從衡繼踵而皐甘石因時務論其書傳故其占驗麥雜米鹽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所從來久矣秦之彊也候在太白占于狼弧吳楚之彊候在熒惑占于鳥衡燕齊之彊候在辰星占于危虛宋鄭之彊候在歲星占于房心晉之彊亦候在辰星占于參罰及秦并吞三晉燕代自河出以南者中國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南爲陽陽則日歲星熒惑塡星占于街南畢主之其西北則胡貉月氏諸衣旃裘引弓之民爲陰陰則月太白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故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碣是

以秦晉好用兵復占太白太白主中國而胡貉數侵掠獨占辰星出入躁疾常主夷狄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熒惑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諸侯更彊時菑異記無可錄者秦始皇之時十五年彗星四見久者八十日長或竟天其後秦遂以兵滅六王并中國外攘四夷死人如亂麻因以張楚起三十年之間兵相駘藉不可勝數自蚩尤以來未嘗若斯也項羽救鉅鹿枉矢西流山東遂合從諸侯西坑秦人誅屠咸陽漢之興五星聚于東井平城之圍月暈參畢七重諸呂作亂日蝕晝

騁吳楚七國叛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及兵起遂伏
尸流血其下元光元狩蚩尤之旗再見長則半天其
後京師師四出誅夷狄者數十年而伐胡尤甚越之
亡熒惑守斗朝鮮之拔星茀于河戒兵征大宛星茀
招搖此其犖犖大者若至委曲小變不可勝道由是
觀之未有不先形見而應隨之者也夫自漢之為天
數者星則唐都氣則王朔占歲則魏鮮故甘石歷五
星法唯獨熒惑有反逆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
月薄蝕皆以為占余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
無出而不及逆行嘗盛大而變也日月薄蝕行南北

有味此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此天之五官坐位也爲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有常水火金木鎮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變結乎凡天變過度乃占國君彊大有德者昌弱小飾詐者亡太上修德其次修政其次修救其次修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雨此天之客氣其發見亦有大運然其與俯仰最近大人之符此五者天之感動爲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備矣

夫天文七曜三垣二十八宿爲大聖人觀天文以時變觀此也此其有垣之象也雲雨霞電風雪霜露類皆天象而非其恒也彗孛虹蜺之類其怪也夫日大明陽之精光君象也月陰明之精光后象也上有失德則適見于天而薄食日食陽不勝陰也月食陰不讓陽也先王謹天戒莫嚴于日食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修日食三十六日官失之也史官失之也日輪大月較小日道近天在上月道近人在下故日食與時四面有光溢出也水火金木土即人間月用五府之精光也水行[illegible]一[illegible]星金行于世其[illegible]

火三月而改木一歲而彫土博厚不遷故金水附日歲一週天火二歲木十二歲土二十八歲一週天土亦名塡瀆如鎮以塡靜爲體瀆如田以塡塞爲用也木星八十三年而與日合者七十六火七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三十七土五十九年而與日合者五十七金水雖隨日然金八年而合于日者五水四十六年而合與日者一百四十五三曰天市明堂位也曰太微朝廷位也曰紫微宮寢位也明堂位者天子巡狩之居也朝廷位者聽政之居也宮寢位者燕息之居也天市歲臨之太微日臨之紫微朝夕在焉七曜必

遵黃道歷天街歲一受事太微而出猶大臣受天子之命于朝以行其職也二十八宿分列四方各守其野率諸經星以共紫微之帝猶郡國百司各治其職安其民人以承天子也二十八宿者蒼龍白虎玄武朱雀各七宿也角主發育萬物亢曰疏廟氐為天根房天子之後寢鍵閉鉤鈐兩咸以防淫而謹內也心天子象言天地之心人之主也尾主后妃叙御于所主箕成帚又揚穀之器尾而受之以箕示婦道也五星聚箕尾而有天寶之亂亂自色荒也斗主薦賢受祿斗為器量所以斟酌也民事莫直于耕織故牛女

相聯牛晨丈人耕具驪珠女獻工也天田九星象井田狗天雞教樹畜也羅堰九坎天淵言農桑者先水利也北陰也故虛與危主死喪危覆事室以農畢而見故主營建宮室事嘉靖甲申五星聚營室矣壁圖書之秘府奎天子武庫婁主蒭牧犧牲以供祀事自室以至于婁天子之宮館苑囿在焉胃儲藏五穀之府昴主刑獄又名旄頭占胡人順逆畢主邊兵昴畢之間有天街分華夷也參中三星中軍其中大將旁參謀也二肩左右將軍二足前後將軍觜行軍之藏府井主泉水主衡法令平中之事物之平者莫如水

故營國制城畫埜分州皆取象焉鬼主內外祀祠事柳主草木又爲天厨主饗燕事星爲文明之會主衣裳文繡張主珍寶宗廟服用翼天子之樂府也軫主車騎任載又星搖星隕大異也變犯守留芒角掩各以類占之若乃日之行道周天如錯環月亦然兩環兩交一謂之天首一謂之天尾天尾爲計天首爲羅月行遲速有常度最遲處即孛也故謂之月孛孛六十二年而七周天炁生于閏二十八年十閏而炁行一周天炁孛皆有度數無光象故與羅計同謂之四餘并七政爲十一曜

九重天圖

北極

水氣

南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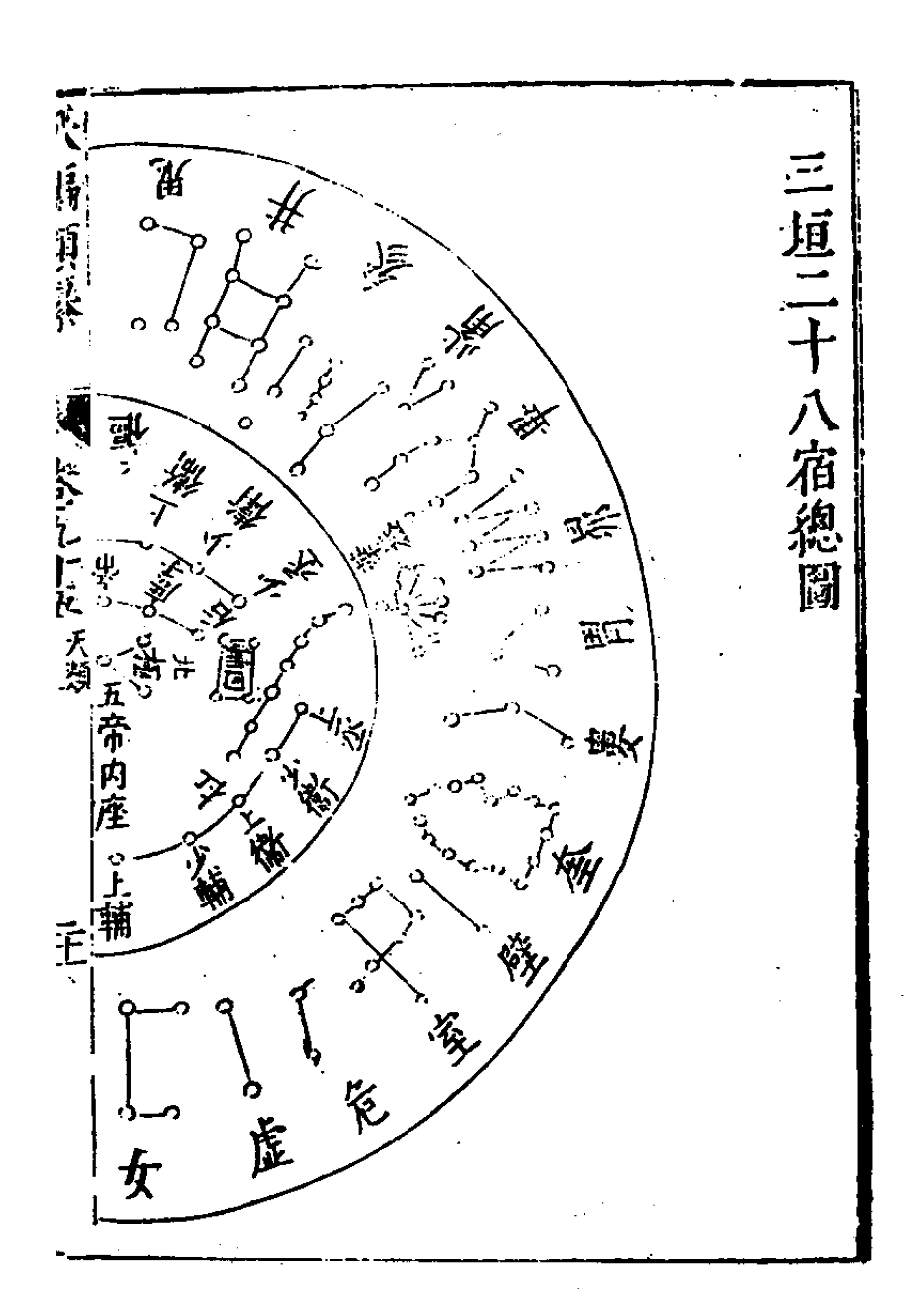
九天說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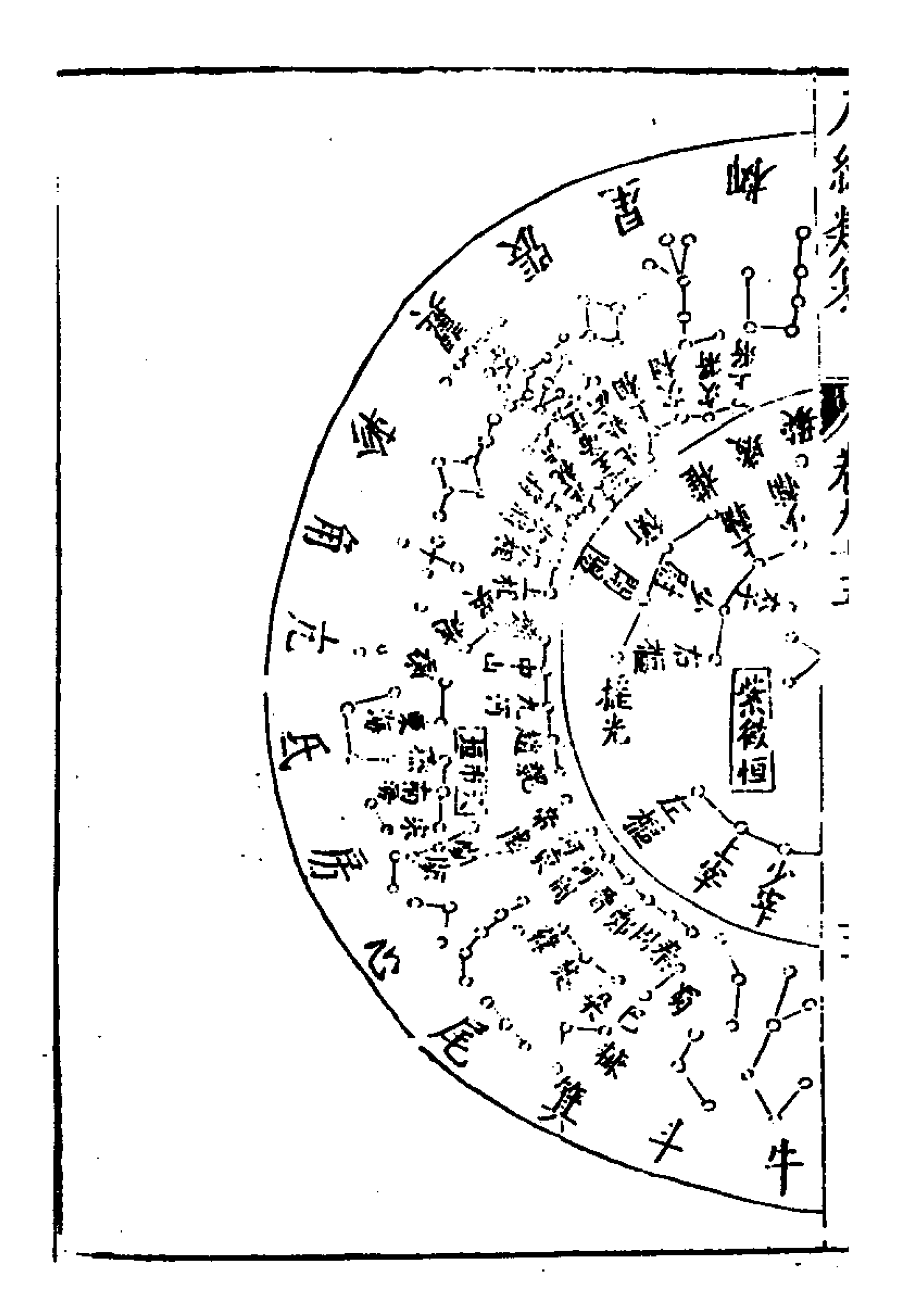
天一也胡爲有九天之說哉子自幼聞之莫識其指意其荒唐而莫之信也別五星二曜合璧連珠會歸一處亦不免有層疊之疑及博覽諸載籍有云日上而月下者乃知日之高于月也惟其有高下之位故晝夜往來同度同道或至薄食不相妨碍又有云日小於月者豈日月之象有小大殊哉蓋人在日月之下自下覩上乃知日以高而小月以低而大是以高下分作兩層故謂日月各一天也否則二曜之象亦

甚短矣設并高下各途則實其同度同道寧無室棊之處哉前傳聞有番僧航海入中國者盤詰身中止懷昊天圖像一幅畫天爲九瓣天在最上一瓣次三垣二十八宿所繫次塡星次歲星次熒惑次日輪次太白次辰星次月出上而下各分作一瓣而雨風露雷山川海嶽人與庶物皆在最下一瓣且云五星二曜其象小大各異辰星在第七瓣其象之大于月者且數倍焉特自人視之辰星爲最微也初亦不解其義近接瞿大素謂曾游廣南覩一僧自稱胡洛巴人最精曆數行大海中惟覩其日軌不特知時知方且

知距東西南北遠近幾何因携其所製銅儀大不盈尺中分九層機可轉旋予細玩而繹之與九辯圖義稍相似乃知辰星高月一層惟月之于人為至近也是月以低而大辰星以高而小、與前日小于月義亦相類可見、世傳天象圖不過于紙上平面視之耳、若以九層竪起仰觀則凡三垣二十八宿五星二曜其小大明暗參差不齊何可勝算、要皆高下層疊不同、故也、是故合前所闢所見論之于一天之中分之為九者因日月星宿位次不等而分之此所以有九天之名歟

三垣二十八宿總圖





柳
星
張
翼
軫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斗
牛
紫微垣

紫微宮之圖

八穀
文昌
內階
太尊
天牢
少輔
三師
上輔
天理
四勢
北極亦名天樞
太子
陰德
內屏
右樞
天一
太乙
輔
開陽
搖光
衡
相
權
三公

傳舍
華蓋
上丞
贊府
天杠
六甲
五帝內座
少衛
上衛
天柱
御女
天厨
天皇大帝
勾陳
柱史
女史
少弼
上弼
尚書
天棓
少宰
上宰
天理
天床
左樞
天槍

紫微宮　爾雅北辰謂之大辰　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

史記中宮天極星　春秋元命包云宮宣也宣氣立精爲神垣又春秋文曜鉤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色

楊泉物理論北極天之中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前漢律曆志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皇極統三德五事于中

隋至北極為天柱轂二十八宿為天轄輻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者謂之上規
史記索隱曰紫北也宮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
皆在此中也

北辰辨

帝座惟在紫微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若見不隱之中
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
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
非有意于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
之在亢其南爲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

固不容于不動而不見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柱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尾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中宮宿論

余嘗疑天有五行星有五緯地有五嶽人有五事而二十八宿何獨無中央之宿也後觀石氏星經云中宮黃帝其精黃龍爲軒轅首枕星張尾掛柳井體映

三台司四季司中嶽司中土黃河江漢淮濟之水司黃帝之子孫司倮蟲三百六十則固有所謂中宿矣又按張衡靈憲蒼龍連蜷于左白虎猛據于右朱雀奮翼于前靈龜圈脊于後軒轅黃龍于中則是軒轅一星與蒼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獸為五矣世之言星者惟知四獸而不知黃龍亦猶民俗惟知四時而不知夏之後有土位素問所謂長夏月而在張宿之分野取火季夏取槐檀之火也軒轅本市垣之星今所謂中央五時分為土德寄王鶉火亦猶是也　張衡又云軒轅如龍之體主雷雨之神後宮之象焉陰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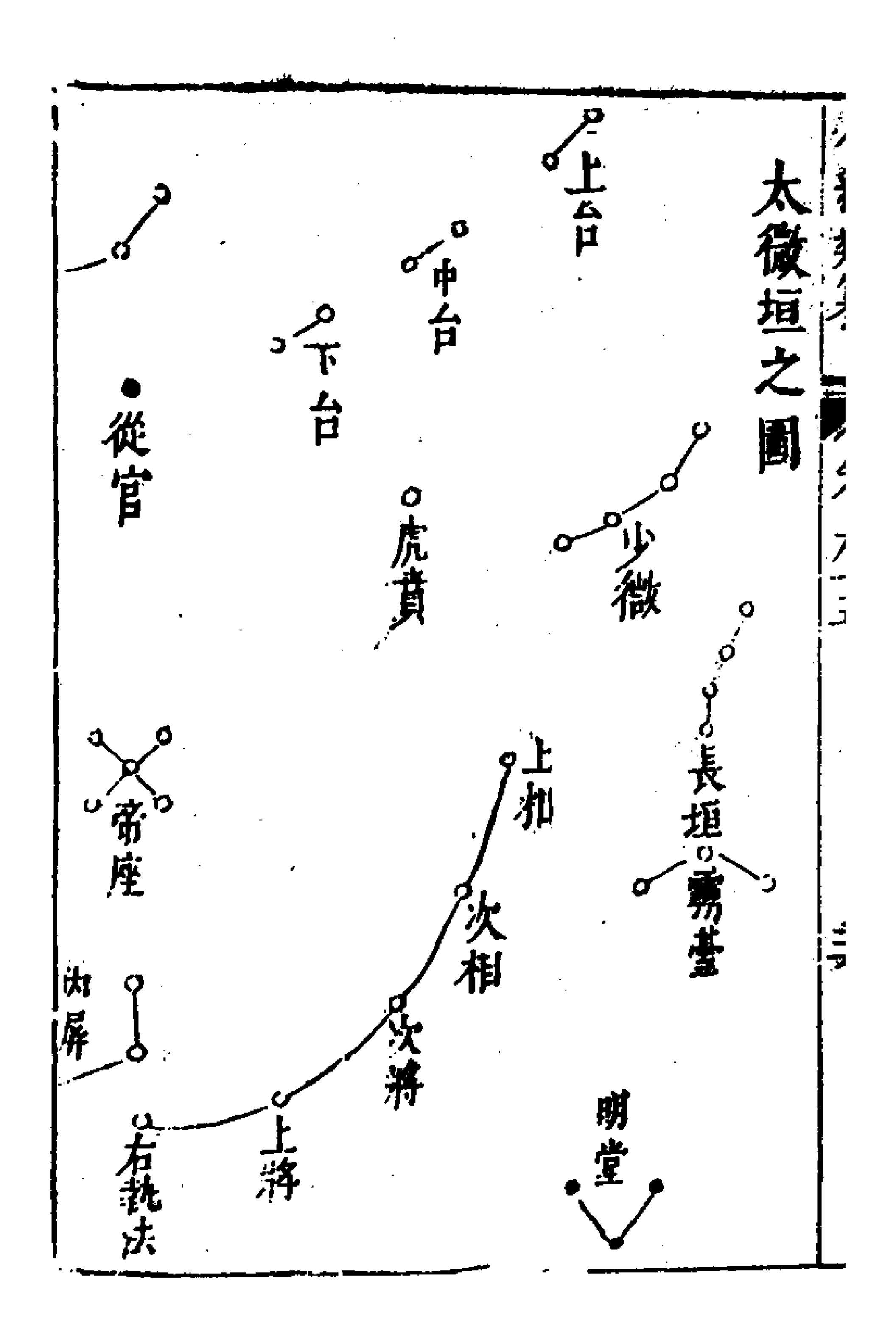
交合盛為雷激為電和為雨怒為風亂為霧凝為霜散為露聚為雲立為虹蜺離為背璚分為抱珥此十四變皆軒轅主之亦猶上之無定位而金木火水土以成與

太微垣總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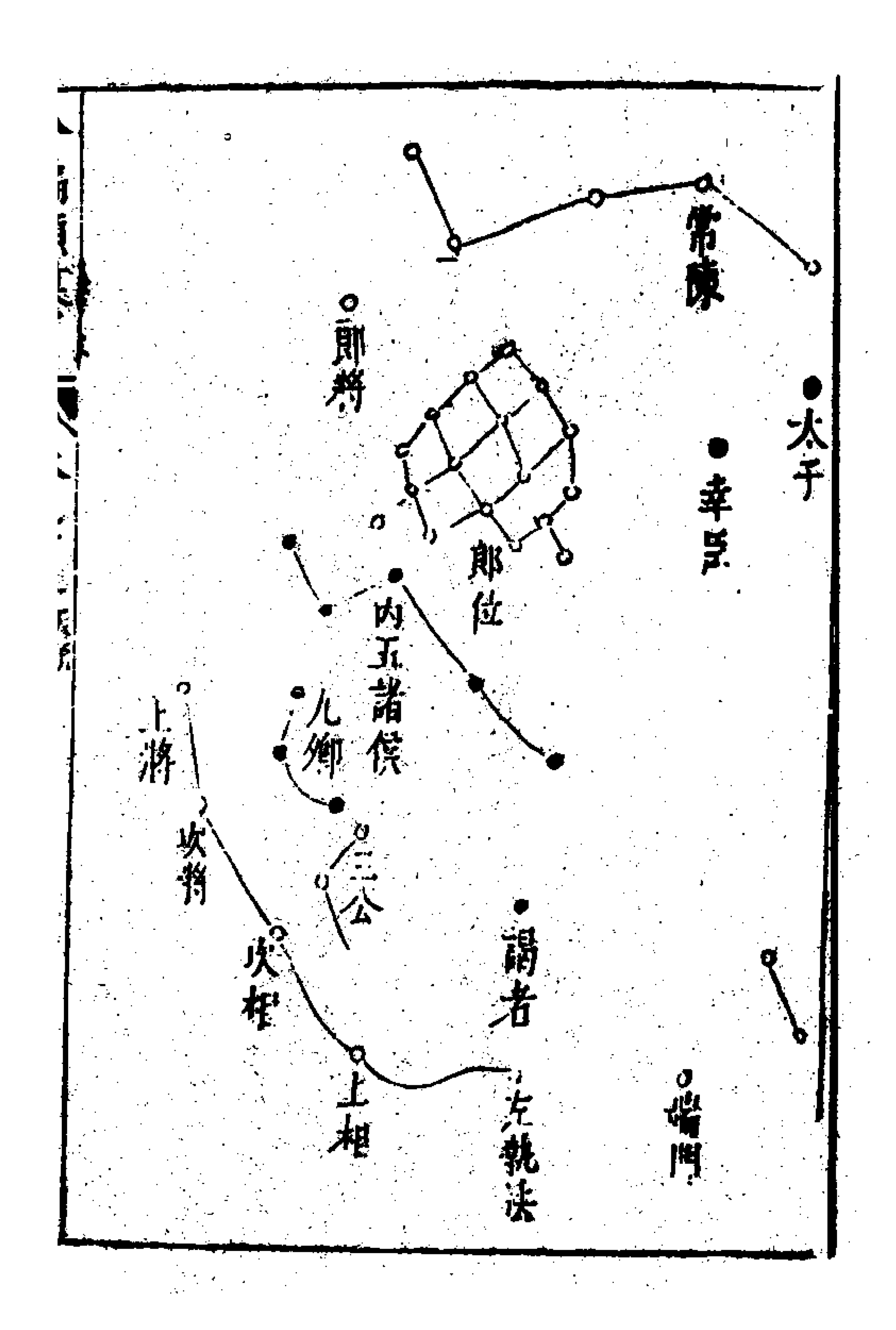
太微宮垣十五星在翼軫之北天子之庭上帝之所治一曰天庭一曰保舍五帝之座諸侯之府其外蕃九卿也軒轅為權太微為衡衡者主之器也太微天子常治理法命功授德列宿之所受符諸神之所考節舒情稽疑順時施化以應天下之所也巫咸曰太

微上宮也黃帝占曰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南北列藩
南第一星爲上將北間爲陽西門門北一星爲次將
北門爲中華西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西
門門北端一星爲上將東藩四星亦南北列南端一
星爲上相北間爲太陰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
爲中門華東門門北一星爲次相北間爲太陰東門
門北端一星爲上將其南藩兩星東西列四星爲右
執法東西爲左執法兩執法去間太微大庭端門也
右執法西間爲右掖門左執法東間爲左掖門右執
法御史大夫之相左執法廷尉之象主刺姦去惡之

斗十星齊鳴則將相同心天子法失差戾則輔臣乖違不明則臣失職動搖諸侯謀[illegible]下失次則大臣專恣執法怒則煩刑急務徙則刑罰不中



太微垣之圖
上台
中台
下台
從官
虎賁
少微
長垣
靈臺
上相
次相
次將
上將
右執法
帝座
內屏
明堂



常陳
太子
幸臣
郎將
郎位
內五諸侯
九卿
三公
上將
次將
次相
上相
謁者
左執法
端門

太微宮象緯考

太微垣十星在翼軫北張衡云天子之宮庭五帝之坐十二諸侯府也其外蕃九卿也一曰軒轅爲權太微爲衡衡主平也隋志云又爲天庭理法平辭監升授德列宿受符諸神考節舒情稽疑也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東曰左執法廷尉之象也西曰右執法御史大夫之象也執法所以舉刺凶奸者也左執法之東左掖門也右執法之西右掖門也東蕃四星南第一曰上相其北東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東華東門也第三星曰次將其北東太陰門也第四星

曰上將所謂四輔也西蕃四星南第一星曰上將其北西太陽門也第二星曰次將其北中華西門也第三星曰次相其北西太陰門也第四星曰上相亦四輔也東西蕃有芒及動搖者諸侯謀天子也執法移則刑罰尤急月五星入太微軌道吉其所犯中坐則成刑謁者一星在太微內在執法東北主贊賓客也不見外國不賓服謁者東北三星曰三公內坐朝會之所居也張衡云以輔弼帝者其名與夾斗三公同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內坐主治萬事與天紀同占九卿西五星曰內五諸侯內侍天子不之國也辟雍之

禮得則太微諸侯明屏四星在端門內帝座南近右執法屏所以擁蔽帝庭也執法主刺舉星明潤則君臣有禮黃帝內座一星在太微中含樞紐之神也天子動得天度止得他意從容中道則太微五帝之座明以光黃帝坐不明人主當求賢士以輔治不然則奪勢又曰太微五星坐小弱青黑天子國亡四帝內坐四星夾黃帝坐東方星蒼龍靈威仰之神也南方星赤帝赤熛怒之神也西方星白招矩之神也北方星黑帝叶光紀之神也張衡云五帝同明而光則天下歸心不然則失位金火水入太微若順入軌道同

其出之所守之分則爲太子所誅也帝坐東北一星曰幸臣主親愛臣明則幸臣用事微細吉太子一星在幸臣西五帝坐北儲二之臣星明而潤則太子賢不然則否金火守入太子不廢則爲簒逆之事從官一星在太子西北主從官不見則帝不安如常則吉郎將一星在郎位西北所以爲武衛張衡云今左右中郎將是也大明芒角將恐不可當也虎賁一星在太微西蕃之外上相之西下台之南静室髦頭之騎官也張衡云主侍從之武臣也與車騎同占常陳七星如畢狀在郎位北天子宿衛虎賁之士以設强毅

也星搖動天子自出明則武兵强微武兵弱郎位十五星又云二十四星在帝坐東北一曰依烏郎位也周官之元士漢官之光祿中散騎諫議議郎三署郎中是其職也張衡云今之尚書郎也欲其大小相均光潤有常吉天原發微云文武並用長久之道在朝爲郎官其星十五野爲郎將止于一天之示人深矣隋志郎位主守衛也其星明大臣有劫主又曰客犯上其星不具后死幸臣誅客星入之大臣爲亂明堂三星在太微西南角外天子布政之官明吉暗凶明堂西三星曰靈臺主觀雲物察符瑞候災變也占與

司怪同少微長垣二坐星已釋在張星之次矣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招搖太微一星天柱三公之位也在天曰三台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對軒轅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抵太微曰下為司祿主兵所以昭德塞違也又曰三台為天階太一躡以上下一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所以和陰陽而理萬物也其星有變各以所主占之君臣和集如其常度張衡云色齊明而行列相類則君臣

和、法令平、不齊為乖度、金火守入兵起、彗孛尤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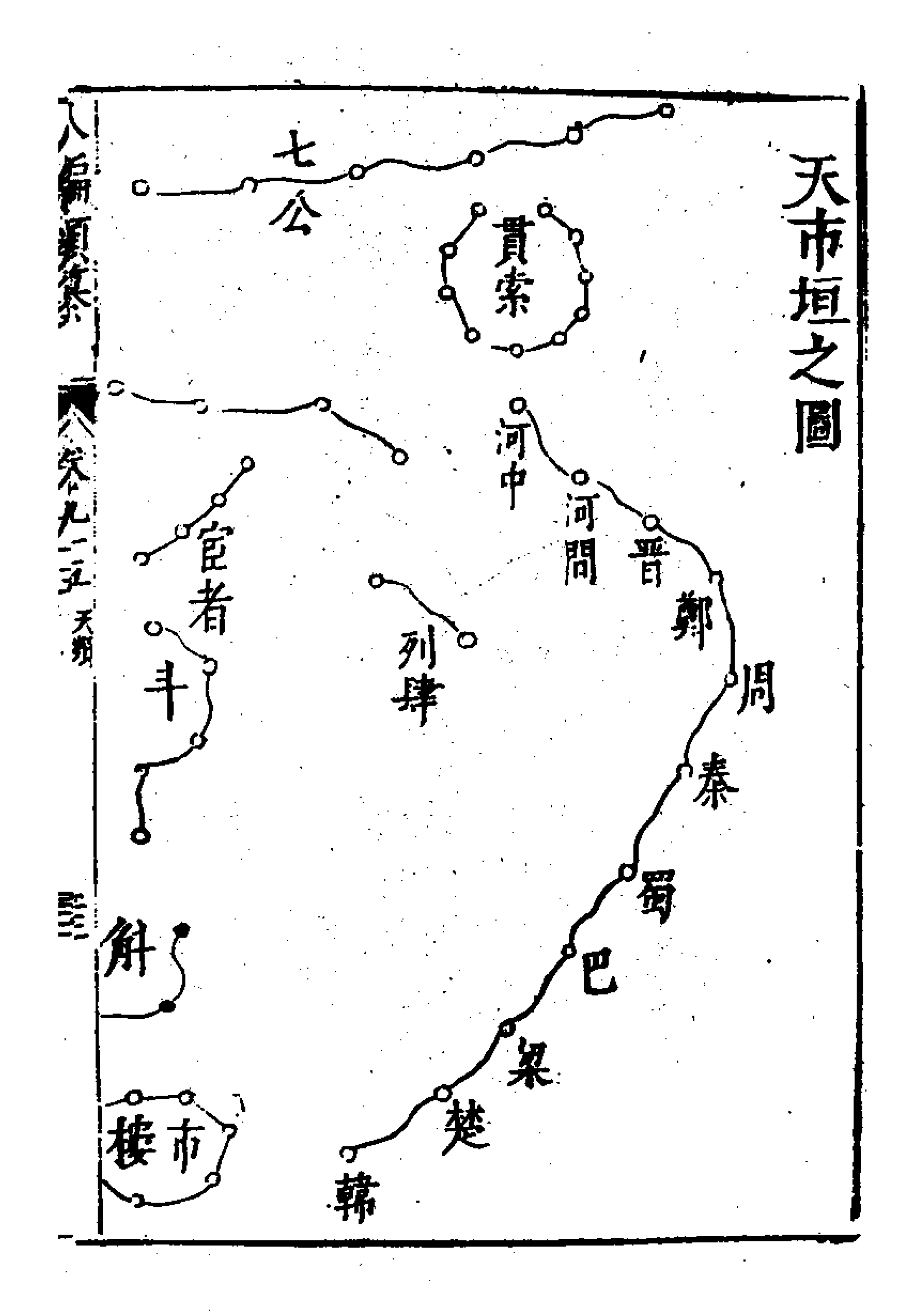
帝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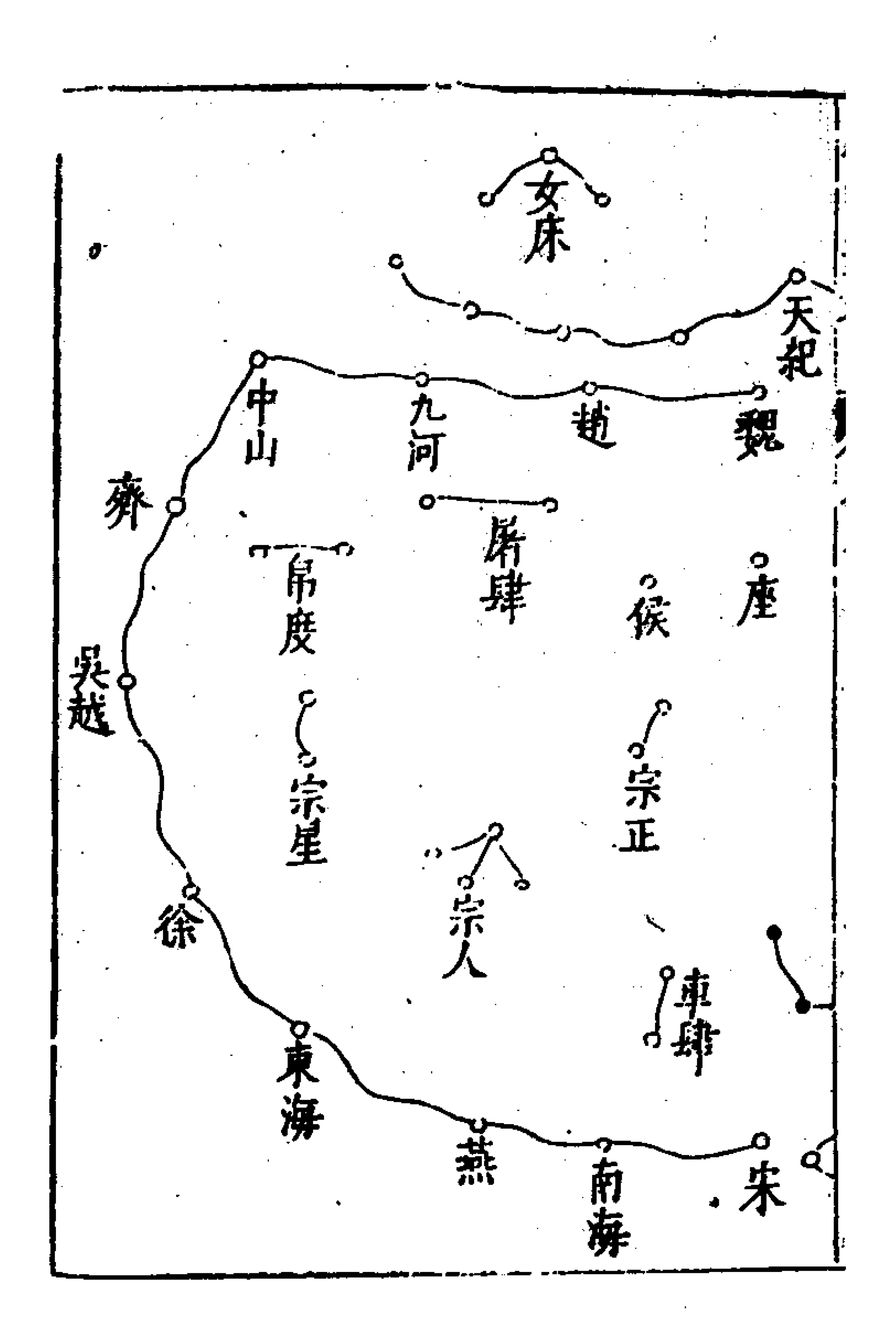
宋中興天文志曰太微垣有五帝座五帝內座又列乎紫宮何也曰五帝常居在太微而入覲乎紫宮故有內座也然則五帝何帝也此志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之神也有天皇矣而又有五帝、何也、五帝在天主五行在地主五嶽分方主事、以輔天皇者、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斯非極紫宮中天皇大帝也、而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宮南太微五帝也、此月令明堂所以分五宮祀五帝也

天市垣總叙

天市垣二十二星在房心東北一曰天府一曰長城天子之市也主權衡主聚衆一曰天旗庭天子之旗幟也主斬戮之事又曰天市也者都市也天下之所會也石氏曰天市垣二十二星主四方邊國門右一星次宋次衛次燕次東海次徐次吳越次齊次中山次九河次趙次魏門左一星次韓次楚次梁次巴次蜀次秦次周次鄭次晉次河間河中其星芒角動搖光色異常即爲其國有不臣有叛謀小失色其國弱黃帝古曰天市垣星欲明光潤澤則吉其星不明若

市中星少皆爲歲虚五谷傷糴貴大饑石氏曰天市星明則市吏急商人無利不明則市吏弱商人多利郗萌曰天市明大則粟賤其中小星多則民當之一曰垣星芒角赤色則亂人憂然各家所指與圖中所載星名多不相協


天市垣之圖
七公
貫索
河中
河間
晉
鄭
周
秦
蜀
巴
梁
楚
韓
宦者
斗
列肆
斛
市樓


女床
天紀
中山
九河
趙
魏
齊
屠肆
帛度
侯
座
吳越
宗星
宗正
宗人
徐
車肆
東海
燕
南海
宋

赤道黃道星度增損

宿	赤	黃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氐	十六度	黃十五度太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	黃四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一度	黃十度少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半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虛	赤九度半少強	黃十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太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星	赤七度	黃六度太
張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八度太

赤度天道也黃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輿鬼之度少蓋觜輿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與鬼三度各減一度耳至于黃道之度則南斗之度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巳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黃道銅儀斗減二度爲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爲三十度大略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黃道赤道之度混而爲一志之所紀皆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爲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差少黃志

一行之所紀者是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健與日月不同也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爲歲故專于氣節虞喜乃以天爲天歲爲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爲歲東漢以來始有黃赤道之異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大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羗岌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申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

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道之不齊也

八編類纂卷之九十六

圖書編

天類

二十八宿方位度數圖

東方蒼龍七宿

角二星十二度　亢四星十度　氐四星十五度　房四星五度　心三星五度　尾九星十八度　箕四星十一度

北方玄武七宿

斗六星二十六度牛六星七度女四星十二度虛二星十度危三星十六度室二星十六度壁二星十度

西方白虎七宿

奎十六星十六度婁三星十二度胃三星十四度昴七星十一度畢八星十六度觜三星二度參十星九度

南方朱雀七宿

井八星三十三度鬼五星三度柳八星十五度星七星七度張六星十八度翼二十二星十九度軫

天本無度以二十八宿爲度然則二十八宿果有度耶不過因月行纒度而假星象之著明者以計其度耳故其度之多者如井至三十三度少者如觜止二度要亦以日纒適與各宿相値者分之故其度之多寡於是乎生也但井三十三度或以爲三十一度觜一度或增爲度半或減爲半度強是則古今論天之度數者若此紛紜不齊又何怪乎曆之無定法也況經星一度統地一十九百餘里占分野者豈易言哉

天度類考

如井斗之間非無星也然日纒不相當故其度不得

不濶狹覎之旁，非無星也，然日躔一二日，適與之相當故度不得不狹，而其得度濶狹，又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言合距杓星為度今曆家距魁第四星為度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日之度也，總之古之造曆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耳、

赤道黃道星度

宿	赤道	黃道
角	赤十二度	黃十三度
亢	赤九度	黃九度半
氐	赤十六度	黃十八度太
房	赤六度	黃五度
心	赤六度少	黃同度
尾	赤十九度	黃十七度
箕	赤十[illegible]度	黃十度少
斗	赤二十五度	黃二十二度
牛	赤七度	黃七度太
女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少
虛	赤九度少弱	黃十一度
危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太

室 赤十七度 黃十七度少　壁 赤九度 黃九度少　奎 赤十六度 黃十七度半　婁 赤十二度 黃十二度半

胃 赤十五度 黃十四度太　昴 赤十一度 黃十一度　畢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少　觜 赤一度 黃一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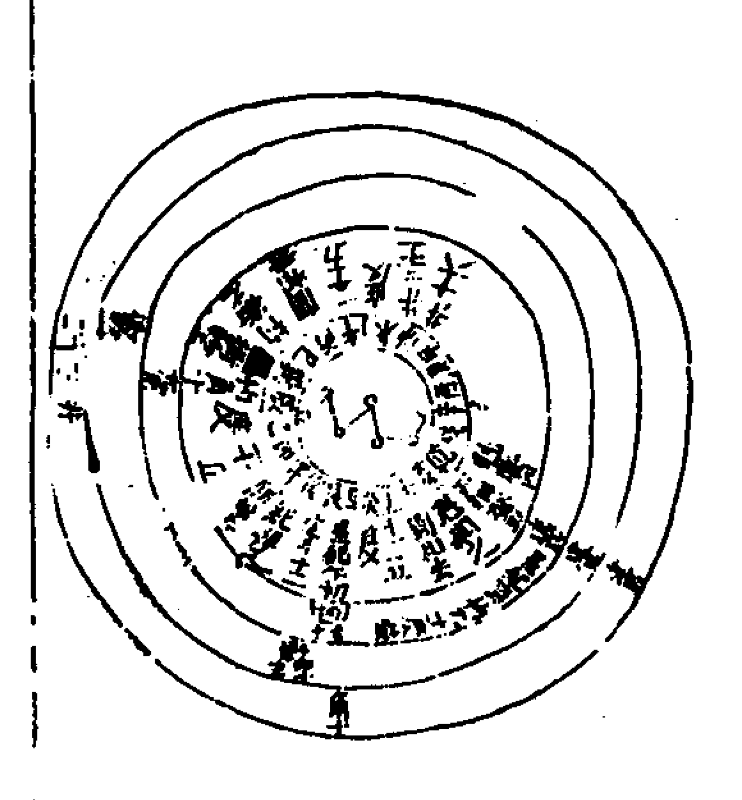
參 赤十度 黃九度少　井 赤三十四度 黃三十度　鬼 赤二度 黃二度太　柳 赤十四度 黃十四度少

星 赤七度 黃六度　張 赤十八度少 黃十八度　翼 赤十九度 黃十九度少　軫 赤十七度 黃十六度太

赤道分南北之中黃道出入于赤道之內外赤道橫而黃道斜斜長于橫故黃道為之增赤道居中黃道旁出旁狹于中故黃道為之減蓋亦自然之數非人能增損之也雖然赤黃二道本皆天度但以赤分天中故為天度日行黃道故為日度日行天之內天運日之外外則有餘內則不足孰非自然之勢哉

黃赤之色特借之別筭位耳曆家以爲實有黃赤九道繆矣黃赤二道辨

斗綱所指月建總圖



內一二十四氣

次二綱卯本始

次三杓攜龍角

次四衡殷南斗

次五魁枕參首

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卽一月元氣所在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四月指巳五月指午六月指未七月指申八月指酉九月指戌十月指亥十一月指子十二月指丑謂之月建天之元氣無形可見觀斗綱所見之辰卽可知矣斗有七星第一曰魁第五曰衡第七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假如建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則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做此

邵子曰天渾渾於上而不可測也故觀斗數以占天也斗之所建天之行也又曰夏則月隨斗而北冬則

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斗一南而萬物生一北而萬物死日一北而萬物生
一南而萬物死斗日互行而成歲功也
斗隨天而左旋故一日而進一度日退天而右轉故
一日而不及天一度斗日一周而成一歲也

七政曆

臨川吳氏曰天與七政八者皆動今人只將天做硬
盤却以七政之動在天盤上行古來曆家盖非不知
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
相值處算之因此復遂謂日月五星逆行也譬如兩

船使風皆趨北其一船行緩者見前船之快但覺自已之船如倒退南行然其實只是行緩趕前船不着故也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鎭星之行比天稍遲於太虛盤中雖略過了些子而不及於天積二十八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鎭星尤遲其不及于天積十二個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其不及于天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之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比天之行一日不及天一度積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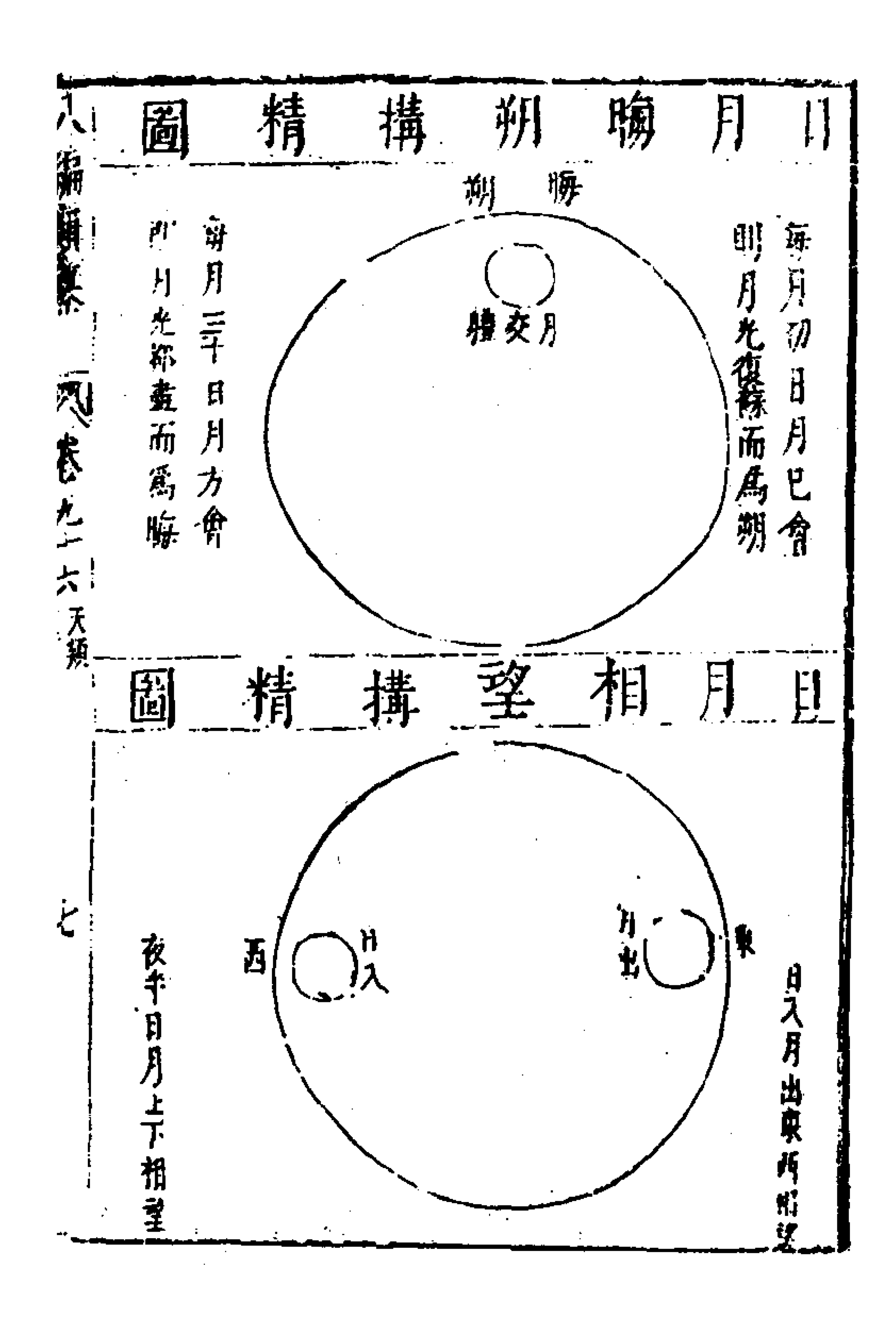
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速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令人不曉以爲逆行則謂太陰之行最疾也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總叙

冬至日纏距赤道二十四度立冬與立春所距亦相近焉

當是時黃道橫而平近南極也立夏至立秋黃道橫平而近北極亦然蓋冬夏之日躔東西移差多南北移差少春秋則黃道斜移於南北雖東西行而南北差速於冬夏故春秋六七日間增減晝夜一刻而二至前後其晝夜長短增減一刻相去二十餘日矣是故冬夏增減之日遲春秋增減之日速日數未始均平也舊云日未出二刻半天先明日已入二刻半天方昏然此五刻不可以衆星出沒論但日始出為晝入則為夜也 [illegible]

明魏濬撰

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誤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卻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遡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乃爲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


日月晦朔搆精圖
晦
朔
月交體
每月初日月已會
明月光復蘇而爲朔
每月三十日月方會
而月光称盡而爲晦
日月相望搆精圖
東
月出
日入
西
日入月出東西相望
夜半日月上下相望

日陽精也月陰精也日月于每月交會謂之朔對衝
謂之望、曆家止以朔望推步其薄食予於此得其構
精之象焉即其所謂日月相推而明生也即所謂陰
陽之精互藏其宅也何也陰麗于陽謂之離離爲日
陽陷于陰謂之坎坎爲月日月本陰陽之互藏是以
晦時日月同度同道適相交合而既合則將復蘇爲
朔朔晦之中月光體滿而爲望朔之會也或度數有
遠近然交雖合體而日不食者其常也望之對也或
度數有參差然雖衝分中天而月不食者其常也陰
施陽受一盈一虛絪縕摩盪變化無窮此所以貞明

萬古不息也若其薄食者反交亢敵乃其變焉耳但在曆家則謂日蝕者只是月道與日道交交有遠近故有蝕不蝕也豈知謂之交則食也則一歲一十二交十二望當二十四食矣曷爲有數載不食者乎苟謂近則蝕也三十日兩體相疊宜日食矣曷謂月爲之晦而日食反在朔乎謂遠則不食也則朔前不當晦而其交則或三兩分則其蝕亦如之或從邊而過即宜食其邊矣曷謂每月多不食乎況日同宮而度或不同同度而分數不同誠有然者若十字相衝之處雖欲謂其不容合焉不可得也儒者謂陽爲萬象

之主陽盛則不蝕而日蝕者陽之衰也殊不知陽盛則當蝕而不蝕矣曷爲極盛之世不免日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陽道本微日蝕乃止三十六也日食由陽之衰矣則月食必爲陽之盛曷爲一月之間月蝕于朔而屢又蝕于望也

論交朔

蓋朔必定于日月之交會是日月交會則其氣復蘇而郊迎之典正以迎其衍蘇之氣告朔視朔之禮所以爲甚重也詩小雅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然則朔必定於日月之交也不於此可證乎一行乃謂陰陽

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
蓋以日道爲主而驗月道之交或月道自裏而交於
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謂陰陽曆交
是也謂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道
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亦然特其
所以不同者黃道居中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
入其北而出其南所謂東交于角西交于奎是也不
知日月之交會每月之朔望皆然豈徒二至二分四
立爲冬哉特朔交爲初交望交爲中交皆視陰陽曆
以正其行耳且朔必以日月之交會爲定法則雖二

小三大或三大二小、一日爲朔、十五日爲望、俱不甚差、否則望或在于十四十六、而朔之拘爲一日者、非眞朔矣、此所以論朔當必求乎交也、然日月交必食者、何也、曆家止論其變、而不知天道之常、無怪也、然日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而不食於朔、豈不交而亦食、或食於交前交後之謂乎、觀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故公羊傳謂不書朔者食二日也、穀梁傳謂不食朔者晦也、此皆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之相間耳、惟左傳謂不書朔官失之也、斯言得之矣、詩小雅云朔日辛卯、日有食之、然則日

食必於朔也不於此可諮乎可見論定朔不於日月之交而不知月法小大或二或三之相錯謂日食不於朔而或食於晦或食於二日之無定時者皆由曆法之不正也噫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此十二字耳而古今論定朔論日食可謂萬世曆法之準者恃有此經文在也

日月九行薄食

邵子曰日食月以精月食日以形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此見君臣之禮也　又曰月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爲之食甚矣精之不可以二

也切計太陽乃火之精其氣亦類於人間之火也火正當氣勢之上必有黑暈觀之燈燭可見星家謂之星象想即此也受光則稍偏受精則正對以月正對此黑暈之中所以食也

月食陰抗陽而不勝猶可言也日食陰掩陽而勝之不可言也是以春秋書日食而不書月食詩云此月而食則為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即取此義

日食說

嘉祐六年日食人云不見時議稱賀司馬光上言臣愚以為日之所照周徧華夷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

見者此天戒至深不可不察也臣聞漢成帝永始元年九月日有食之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爲禍在內也二年三月日有食之四方見京師不見谷永以爲禍在外也臣愚以爲谷永之言似爲協天之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當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寖深也。天意以爲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人君獨不知也人君尤宜側身戒懼乃相率稱賀上下蒙誣哉若司馬光者可謂委曲善導其君以回天變者矣

日月交會時

德則日不食非矣

節氣候總圖

五星經天論

古今星釋曰、歲星經天、其國大饑、人相食、熒惑經天、有兵火、鎮星經天、其國大旱、亦曰有土功、太白經天、有急兵、亦曰國以兵亡、辰星經天、其國大水、秦始皇時、有太白經天、占曰國棄祀宗祀亡、後果因漢楚與兵相距、藉秦遂以亡、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

晉安帝義熙元年至十四年大白經天者九皆華伐更王臣失君之象也是後劉裕受宋公帝遜位于宋

五星合聚論

漢元年五星合聚東井以曆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也故客謂張耳曰東井秦分漢王入秦五星從歲星合聚當以義致天下秦王子嬰降於枳道漢王以屬吏寶玉婦女無所取閉宮封門還軍次於霸上以候諸侯與民約法三章民無不歸心者可謂行義矣天之所予也五年遂定天下即帝位以明歲星崇義東井爲秦之明効也

四星合聚論

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十月太白鎮星熒惑辰星合于氏占曰爲亂饑爲内兵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辠朝廷殺之是後連歲旱饑

晉安帝義熙三年二月癸亥熒惑鎮星太白辰星聚于奎婁從鎮星也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于齊兵連徐兗連城寇掠至於淮泗姚興譙縱僭號秦蜀盧循及魏南北交侵其五年劉裕殄慕容超

義熙九年三月壬辰歲星熒惑鎮星太白皆聚東井從歲星也東井秦分十二年劉裕定關中其後遂移

晉祚

三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後元二年四月乙巳水木火三星合於東井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東井秦也是歲誅反者周殷于長安市其七年六月文帝崩

漢孝景帝元年七月乙丑金木火三合於張占曰外內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張周地金之河南也又爲楚王三年吳楚膠西膠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東西及淄三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遂敗之吳王走粵攻殺之平陽侯

敗三國之師于齊遂伏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懐王自殺六月立皇子二人楚元王子爲王膠西中山楚濟北爲淄川至淮陽魯王汝南爲江都七月兵罷

漢成帝河平二年十月下旬鎮星在東井軒轅南端大星星盡餘歳星在其西北尺所熒惑在其西北二尺所皆從西方來鎮星貫輿鬼先到歳星次熒惑亦貫輿鬼十一月上旬歳次熒惑西去鎮星皆西北遂行占曰三星若合是謂驚立絶行外内有兵與喪改立王公其下十一月丁巳夜郎王䪻大逆不道䍧牁

太乍立捕殺罰

晉惠帝元康三年鎮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兵亂禍連

晉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占曰牛女揚州分是時懷帝傾覆而元帝中興於揚

二星合聚論

漢孝文帝七年十一月戊戌土與水合於危占曰爲

壅沮所當之國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將覆軍危齊也其七月火東行行軍陽環畢東北而出西逆行至昴即南乃東行占曰為喪死寇亂畢昴趙也後二年膠西膠東淄川三國攻齊國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以候吳楚之敝遂敗之

漢孝景帝元年正月癸酉金水合於婺女占曰為變謀為兵憂婺女粵也又為蠻二年七月丙子火與水晨出東方因斗牛占曰其國絕祀至十二月水火合於斗占曰為淬不可舉事用兵必受其殃一曰為北軍用兵舉事大敗斗吳也又為粵三年吳楚膠西膠

東淄川濟南趙七國反、吳楚攻梁膠西膠東淄川三
國圍齊、漢遣大將軍周亞夫等戍止河南、遂敗之、吳
王亾走粵、攻而殺之、平陽侯敗十國之師于齊咸伏
其辜齊王自殺漢兵以水攻趙城城壞、王自殺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正月丁亥、金水合於觜觽爲白
衣之會、其五月甲午、金木俱在東井、戊戌金去木留
守之二十日占曰傷城於鉞木爲諸侯將行誅於諸侯
也、是時梁王欲爲漢嗣、使人殺漢臣袁盎勸漢誅梁
大臣、梁王恐懼布軍入關、伏斧鉞謝罪、然後免、
漢孝景帝中元三年十一月庚午夕金水合於虛相

去一寸占曰爲鑠爲喪虛齊也四年丙申金水合於東井占曰爲白衣之會井秦也五年四月乙巳水火合於參占曰國不吉參梁也其六年四月梁孝王死五月陽城王濟陰王死三月天子四白衣臨邸等後元元年五月壬午金合於輿鬼之東北不至柳出輿鬼北可五寸占曰爲爍有喪輿鬼秦也丙戌地大動鈴鈴然民大疫死棺貴至秋止

晉惠帝光熙元年九月鎮星合歲占曰鎮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超專權於中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二月癸未太白合鎮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

後河間為東海王越所殺、正月東海王懋殺諸葛政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荀晞大破汲桑

天文總論

晉天文志謂天如磨形日月蟻行於上、蓋惑於日月右行之說、黃勉齋言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水火也所以圖解云動靜所乘之機也譬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磨動磨止則蟻隨磨止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彼呂氏春秋及繁露分九野十端皆妄也而況云斷鰲鍊石尤為不經天一氣也可以鰲而立石而補、有是理耶、懸象著明白日乃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屈原天問謂西北無光燭龍御火以照此蓋惑於天不足

西北之說彼淮南子謂行九州七舍皆妄也而况謂揮戈棄杖尤爲不稽日一火也可以戈而揮杖而逐有是理耶倬彼雲漢昭回于天倬彼雲漢昭回於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詩之論天河是也蓋折木形如匠鍊在箕斗之間故絕漢曰天潢抵艮曰地紀若彼圖記所云得支石博物志所云乘仙槎皆小人無忌憚之言也彼君平雖善卜吾不知所卜何理哉三五而闕記之論月然也蓋月形如氷輪乃太陰之精故借光日銀丸黑子曰地形若酉陽書所云得玉斧五經通義所云此蟾蜍齊東野人之語也彼有黄雖善筮吾不知所筮何

理哉吾聞時雨將降山川出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戴記公羊傳有是言矣保章氏以五侵辨吉凶則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於理有之若尚書中候及漢書所云堯璧漢鼎繆矣況夫金枝玉葉見於崔豹古今註者又皆道聽而塗說者也是何足與較是非哉雪之所以凝者吾聞上天同雲雨雪霏紛詩經上天同雲雨雪霏紛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天地陰陽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周天戴禮有是言矣韓詩外傳謂凡草木花多五出雪獨六出以應太陰之數於禮有之若毛詩之咏蜉蝣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謝靈運之咏柳絮

近矣若夫銅駝玉馬見於眞定記者眞喪心病狂者也是何足與辨眞僞哉

刻漏總論

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而日之長短參差不齊於是先王刻箭沃漏以揆之故隋志曰黃帝創觀漏承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則漏刻之制蓋始於黃帝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及攷之鄭氏所注則有曰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短長焉大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此亦可見周制之大略也漢興因拘古制漢武所用之法二至之後九日而增損一

刻建武中興曆稍後天宋浮許淑蕭更曆法天下初定顧猶未遑而令甲第六漏品斷截日分百刻率以九日爲刻增損視夏曆爲疎焉永平紹隆張盛景倣以四分法課校弦望術頗施行元和編訢李梵推廣其術曆用四分而宫漏之制一仍其舊或時至差二刻以上不與天應迄于和帝永元之十四年推霍融待詔太史親考夏曆霍章抗議詔刻四十八箭以二十四氣日躔所在泊于黄道去極晷景昏明中星刻于其下隨日南北以爲長短始終至起凡一再周而一歲之運畢矣四分曆法政定于兹然則是氣之設

實爲至妙終于魏晉相傳不改故晉陸機則有刻漏賦晉李充孫焯則有刻漏銘梁陸倕則又有刻漏銘唐藝文志則有刻漏經唐曆志則有一行步軌漏術此亦可以攷歷代之大略也然孔穎達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爲準賈公彥謂漏水壺內以設刻爲度或浮或沈此其說之異也古今刻漏之法有浮漏有稱或浮或稱此其制之異也漢夏賀良則有百二十刻之說宋何承天則有春秋二分晝夜各五十刻之說梁武帝大同之所改用者則又有百八十刻之說至於陳隋則仍用百刻之制此又其數之不同者也在天

聖中燕肅所上刻漏浮箭之壺爲金蓮花則曰蓮花漏皇祐初舒易簡等所造刻漏以木爲權衡增平水壺置于文德殿則爲文德殿刻漏蘇頌之在元祐上儀象法要於渾天儀銅候儀渾天象三器之外又置刻漏四副一曰浮箭漏二曰稱漏三曰沈箭漏四曰不息漏使挈壺專掌時刻與儀象互相參考以合天星行度爲正所以驗天數與天運爲不差則寒暑之氣候自正也雖然周官挈壺氏凡軍事懸壺施之於軍所以嚴警守以至朝夕之禮而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齊詩特罪挈壺

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氏掌漏鷄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此不可不知也

五行總論

橫渠張子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得火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持而不害爍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則是以金木爲水火土三者之所生而有矣近世王子衡又祖其說以爲天一生水等語乃緯書之辭儒者不當援以入經而謂水

火者陰陽造化之妙物故一化爲火日是也再化爲水雨露是也今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戾於造化本然之妙矣又有地即有土何至天五方言生土若尚未有土則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將附於何所乎水火土天地之大化也金木者三物之所自生與人物所同出安可與之相配地闢而人物即生金石之質必積久而後結恐其生必後於人物謂金之氣生人得乎若謂五行生人則觀之本津液血水也鑽燧火也皮之柔肉土也心之堅骨金也何異於人謂人生木不亦可乎至於分配支干乃半途立論無所本始

甲乙丙丁子丑寅卯大撓作此以紀歲月日時非有所謂屬木屬水之說且五行之氣無則已矣有之則一日之內無不全體俱存安有今日爲木明日爲火又明日爲土爲金爲水乎何春止爲木夏止爲火秋止爲金冬止爲水乎何土惟王於四季而餘月土氣即滅絶乎方其一行主事而餘四行孰把持之孰留停之而能退避相遜定分而不敢越耶予𣂰論辨雖多大都不過如此其關世俗傳會牽合之說極爲詳盡精當矣愚竊謂五行若以其質而言則金與木乃水火土之所生而有也其與人物之生實然亾異各

有種類，各自完具，謂其能生人物者，非也，不惟金木不能生人物，雖火亦不能生人物也，藉令能生火鼠火鷄，不常有也，絕未見有火生人者也，不惟火不能生人，雖水止生魚鱉而已矣，土止生禽獸草木而已矣，亦未見有水土中生人者也，不惟不能生人，雖其自生亦有不可強通者，如金之生水，特以其為火所煅煉而融流，不知此融流之水，能如源泉之混混乎否，見稍離於火，即凝而為金矣，豈有生水之理，水之生木，亦必藉土而後生，若使無土，水能自生乎，或者以水生萍當之，不知萍可以為木乎，以火為體也，必

以薪而爲體使無草木爲之薪且無火矣安得有灰燼而成土乎抑此灰燼之土果能凝結而成金乎且吾聞金多生於汝漢浯水麗水潭瀨沙渚之中則謂水之生金不亦可乎故欲論五行者以質而論決有不可強通者也若以其氣而論則造化之始惟有元氣之運行而已元氣分而爲二氣陽之氣濕是水也陰之氣燥是火也濕氣漸多感於陰而發舒是水也燥氣漸多感於陽而斂藏是金也二氣各盛交相傳合而成冲和是土也水火二物在五行之中最爲輕清木次之金又次之而土則最爲重濁矣此乃以氣

而論其微著清濁之序謂其能爲生天生地生人生物之本亦何不可愚嘗有説曰天地未開未闢之先是爲水火生天地天地既開既闢之後是爲天地生水火何以故彼元氣變化水火之氣升而爲天水之查滓火之燥結降而爲地此水火生天地也既有天地觀之天焉日火也故陽燧可取火於日焉月水也故方諸可取水於月焉又觀之地焉山川出雲升而爲水矣山下出泉降而爲水矣剛者成石石中有火矣柔者爲木木中有火矣此天地生水火也既生水火則金木亦生乎其間矣既有五行則語其性也水

主潤火主燥木主敷金主斂而土主溽語其氣也水爲潤火爲炎木爲濕金爲清而土爲烝無一日而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無一物而不取足於五者之用則二月靡艸死三月而麰麥黃不可以爲木專主春而無金之主殺也八月而種菽九月而種麥不可以爲金專主秋而無水之主生也盛夏之時寸雲上騰大雨時行不可以爲水專主冬而夏之水不健旺也隆冬之時非氣皆溫田間野馬絪縕如故不可以爲火專主夏而冬之火至死絕也四物之質無土何附自生之類無土何依則又不可以土只寄王於四季各

十八日也大抵五行爲造化之本吾雖不可以爲強探五行爲日用之常吾則不可以不修是故潦時雨若則水行修也又時暘若則火行修也哲時燠若則木行修也謀時寒若則金行修也聖時風若則土行修也及施之有政預蓄洩通灌溉則水以潤下矣明鑽燧禁焚採則火以炎上矣愼鼓鑄審五庫則金以從革矣順陰陽時斧斤則木以曲直矣辨疆理重農時則土爰稼穡矣斯五行之政舉而六府之用成也

五運相勝相生

五運之說肇於鄒衍自漢張蒼公孫弘之徒皆用其

說而賈誼司馬遷劉歆輩又從而附益之今考其說有二賈誼公孫弘倪寛司馬遷則本五行相勝之說劉歆父子則以五行相生爲言主相勝者則以前世帝王皆後代勝前代火能滅金卽以火勝金金能尅木卽以金勝木夫帝王之有天下豈以一人之私求勝於前代耶堯舜禹之相遜蓋不得已而處大位湯武之征伐亦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初無一毫私意行於其間也今乃推五行之相勝是以末世爭奪之事爲帝王盛舉豈不謬哉故漢儒以周當木德秦人以爲水乃用水德以勝之更名河曰德水秦人旣自以爲

水矣漢儒必欲以土勝之至大初遂更順黃德夫秦之暴虐專以干戈魚肉諸侯併吞海宇秦人推五運相勝蓋有以也漢高之興雖以征伐然討定暴亂亦秦民之湯武也賈誼司馬遷不能推述漢興撥亂之功反用秦人相勝之說欲以此制禮樂易服色豈理也哉逮向歆又論五行之相生曰帝出乎震故伏羲始受木德木生火故炎帝以炎繼之火生土故黃帝以土繼之由是相推以至於漢是謂以母傳子也況既以黃帝爲土德矣少昊其子也何得又自爲金既以帝嚳爲木德矣帝堯其子也何得又自爲火父子

之間五行之迭運乎誠如是則商周傳數十世一世爲一德不幾于紛亂之甚耶秦雖不德亦傳位二世矣今乃以漢德之火上承周德之木置秦於閏位比之共工可乎哉見主相勝之說則不得不變周之木爲火土相生之說則不得不置秦之水爲閏歷觀詩書述堯舜三王之事亦詳矣何嘗如陰陽家之說妄相配合其繆戾一至此邪嗚呼漢之興都一也見神母之祥者則以爲火德見黃龍之瑞者則以爲土德考河決之符者又以爲水德是漢儒議論本朝且紛然靡定他又何足憑哉雖然五行之相生相尅亦天

地自然之造化也硜硜然拘滯於帝王之代與者固非也後儒又以此為陰陽家之術并消息盈虛之理莫之察焉通儒固如是哉

上古曆元圖

年之始	甲子年	新曆從此起數
月之始	甲子月	十一月
日之始	甲子日	至朔同日
時之始	甲子時	朔旦夜半

五星連珠	二曜合璧

步曆之始謂之上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以此爲端首由漢以來以曆數名家者惟大初曆以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以八十一爲分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漢元封七年適當其時故改秦曆用漢曆改秦正用夏正非謂夏亦然也

元至元三年平宋詔許衡王恂郭守敬改治新曆乃與南北日官參考累代曆法復測候日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爲曆本十七年曆

成賜名曰授時曆
按古今曆法至于元郭守敬可謂度越千古矣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所謂類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而知其變其授時曆雖漢大初唐大衍皆莫有過焉者也蓋以今曆與古曆相較比而其疏密自見也其說曰上能合於數百載之前則下可以行之永久此前人定說古稱善治曆者若宋何承天隋劉焯唐傅仁均僧一行之流最爲傑出今以其曆與至元庚辰冬至氣應相較未有不背戾者而以新曆上推往古無不脗合又曰自春秋獻公以來凡二千一百六十餘年

用大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授時六曆推算冬至凡
四十九事大衍曆合者三十二不合者十七宣明曆
合者二十六不合者三十二紀元曆合者三十八不
合者十一大明曆合者三十四不合者十五授時曆
合者三十九不合者十事以前代諸歷較之授時爲
密○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
代之曆隨時修改以合天道我　朝承運以來曆雖
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
元辛巳爲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
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

分經元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爲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齊在躬之數承上天之托以敬天道以授人事者端有在于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爲後愈差舛

歷代曆

治曆明時之君子因其差之未遠耑而正之無難也

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疎遠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黃帝始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不能無疎密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疎密之間蓋三統則甚疎而乾象則甚密也乾象之曆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其舊法而不及深妙唐自開元太衍之曆行筭數備悉其後雖屢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指其疎謬不特此也北齊

文宜悅宋景業讖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書
張賓陳代謝之證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以曆
者悅喜諛耳不為敬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
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常不為張胄元所容下
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探其法之是非也
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
推測不能每事中程其日日食不効更考日度可也
其日斗分有差更定密率可也其日五星疎遠更驗
星緯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抵
因其實而易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

如宋何承天曆法齊用之則爲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爲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名七曜曆其後又更爲皇極曆也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曆其立法之異者大初曆本於律太衍曆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總論諸曆

大初曆爲張壽王所抵清臺課疎密而是非乃定洛下閎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大衍曆爲瞿曇譔南宮說非靈臺校薄而當否始决（大衍曆議行説等伏罪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爲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罷作）

蔡邕議邕等議光晃之罪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大初曆是非既定而朱浮以爲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爲與天疏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爲疏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深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傅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大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太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

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書欽天象易治曆明皆言當順天以求合非求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爲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爲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疏而不合亦理所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

歷代曆元

秦漢以來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黃帝至魯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度數之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則弊必變而通通而久周有所待耶且大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迨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廢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爲五紀爲正元唐觀象爲崇元又何其紛紛耶

蓋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惟元曆測景法默孚易象至我 朝用之有差又當隨時變革曆家不可執一法以為定算也明矣

曆象日月星辰

曆不可以執一論也曰象曰氣曰數均之不可缺也嘗讀堯典知古今之曆法定於斯而善曆者宜取法於斯焉可也何也所謂象者日月星辰之軌度是也所謂氣者春夏秋冬之寒暑是也所謂數者時刻分秒俱有定算是也夫象本有迹之可據氣則有序而

可推二者皆動物也因其象與氣之運動推遷而爲之數以筭其分至啓閉之節候則歲月日時無易章蔀紀元不差而曆無不善者矣盍自堯典觀之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星昴非星象之可見者乎所謂以殷仲春以正仲夏以殷仲秋以正仲冬非氣序之可推者乎所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非其數之可積者乎且其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所以觀星象審氣序者又必求之東西南北之四隅而未嘗執一定之數以爲曆也明矣凡爲曆者果能占天象順時

作曆者宜祖此步不容不任此

序一晷度之差吾志焉一星辰之動吾志焉久久而
觀之旦旦而求之因其已往推其將來而毫髮無遺
算者一皆順其象與氣而明之所謂因天以求合不
執一定之數以必天之我驗也夫何後來曆家其初
未始不驗而久之必差豈其數不精算不密哉由其
不順天象之運動不察氣序之變遷徒欲執其定數
以求之故耳可見堯典乃萬世曆法之祖也至舜典
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所以觀天象察時序者爲
愈密矣故後世渾天儀亦祖璿璣之制而隨時以變
通也又何也曆象日月星辰不可變也執堯時之中

紛紛異義只是剩義 背

星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于今拜察其曆象月月星辰之法也奚可哉在璿璣玉衡以七政不可變也執舜時玉衡所指以驗於今則非也因其不驗於今拜察在璿璣玉衡之法也奚可哉但後之人非不觀天象要非象之以治曆也惟象有不合則委罪於數之不精者有之而不能順乎天之象也非不在璿璣要非察之以授時也惟察之有不合則委罪於制之不巧者有之而不能順天象以立衡也此所以歲愈差曆愈不驗也知欽若敬授之道者顧如是哉要之七政之遲速四時之循環久而必差者天道之常

也、立差以追其已往之變因象以改夫見在之差而
隨時變通者曆法之常也、

古今曆法

或問康節何以不造曆曰他安肯爲此古人曆法疎
闊而差少、今曆愈密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
如這許多濶分作四段、被他界限闊使有差不過只
在一段界限之內、縱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
四界之內、所以容易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曆法
於這四界內分作八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
則差數愈遠何故以界限愈密而愈越多也其差則

一而古今曆法疏密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曆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為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李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并天運所贏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贏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個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

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說得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筭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萬三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萬分曆萬分曆自已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曆比以前曆他只是做得個頭勢大數演得潤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修一料藥與十文修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四仲中星正目總論

聖人南面視四時之中所以候四時以布民政也故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謂此也然則天以二十八宿分布四方凡三百六十五度有奇爲日月五星之次舍日行一度爲一日一周天爲一歲月行三十日一周天爲一月故日月一歲十二會爲四時時有孟仲季仲爲分星人君不能以朝夕察候乎星度也故舉四時之中以驗之日日中春分也日日永夏至也日宵中秋分也日日短冬至也所謂星鳥者南方之星七爲朱雀體春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火者東方之星七爲

蒼龍體夏至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虛者北方之星七爲玄武體秋分則見於南方也所謂星昴者西方之星七爲白虎體冬至則見於南方也鄭康成曰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也既舉四時之中又昏旦但視南方列宿則孟季之月與周天之度數從可知也故歷代聖王尚之夏有少正周有時訓秦漢暨唐及宋朝皆有月令所以順天時而督民務也詩曰定之方中作於楚宫又有三星在天在隅在戶之候春秋傳曰秋蟄而郊龍見而雩又曰土功水昏正而栽又曰凡馬日中而出日

日而入此皆覗列宿而行國政也歷三代漢唐至于今數千年日行漸遠故中星隨而轉移堯典之中星與月令之中星爲不同月令之中星與曆之中星又不同書於春舉星鳥而月令於仲春則曰昏弧中書於夏舉星火而月令於仲夏則曰昏尾中書於秋舉星虛而月令於仲秋則曰昏牽牛中書於冬舉星昴而月令於仲冬則曰昏東壁中書之中星常在後而月令之中星常在前故鄭康成之釋禮記則曰月令舉其初朔而尚書舉其月之中也豈非與月令爲不同乎月令於孟春昏參中而三統皆於立春則以爲

昏畢十度中元加曆於立春則以爲昏昴九度中皆不同其爲昏參中者考之餘月之昏旦亦莫不然是月令與曆未嘗同也故孔穎達之疏禮記則曰月令但舉其大略所以昏明之星不可以正依曆法也豈非與曆爲不同乎昔元祐中蘇頌爲儀象法要以月令洎唐及宋朝所測者合爲四時昏旦中星圖陳祥道爲禮書亦倂論其月令尚書中星之異皆此意也雖然月令於餘月之昏旦中皆舉二十八宿如孟春之參尾中季春之牽牛中孟夏之曰翼曰婺女季夏之曰火曰奎孟秋之昏虛中孟冬之旦七星中季冬

之旦軫中皆二十八宿也惟仲春之月日奎昏弧中旦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而建星近斗石氏星經曰井有三十六度斗有二十六度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遠不可的指其昏旦之中故舉弧建以定之此又不可不知

歲差法

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久而驗之弗合也何承天以百年劉焯以七十五年僧一行以八十三年久而驗之又弗合也許衡王恂郭守敬以六十六年有餘似密矣今據其法步之又弗合也且如定歲

之法積四朞餘日而分日加於四朞故二至之時秖存絲忽此所宜定也又如定日之法日有百刻而變爲九百四十晝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故也凡月三十日而二氣盈四百十一晝二十五抄一朔虛四十一晝積虛盈之數以成閏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爲朓朒秖在一晝之間此又所宜定也日月交食唯日食實難定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增損蓋月小闇處大月入闇虛而實故八方所見同也日爲月所掩而食而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與四時日有九道故旁觀者遠

近自不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才半虧南方食既北著半虧故食之時刻分秒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乾清宮火之歲仲秋月食日官所步合八分大十七秒而閩廣之區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焉可同之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至精至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所此又所宜定也夫差之半抄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

古歷雖立差法五十年差一度又太過一百年差一度又不及七十五年差一度稍爲近之尚未精密元朝以八十一年而差一度算已往減一算算將來加

一筭始爲精密又隨時以儀象
三代以上曆無差法非不差也順天運以治曆故也
漢唐以下曆法愈密而差愈多非始有差也執曆法
以合天故也夫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
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惟順此以治曆而隨而變通
焉故雖有差也亦差于本歲之四時而即因以革之
不守其故轍此所以無差也若恃吾之算數爲至密
籌策爲甚精毫釐絲忽爲不爽吾恐銖銖而較之至
后必差況執有爲有盡之術窮無方無體之妙雖欲
不差其可得乎盍以古今之曆觀之彼天開于子

冬至乃時之始也混沌初闢日躔冬至而日月五星皆在子予凡知曆理曆法者莫不云然考之堯典曰日短星昴以殷仲冬是冬至昏見之星昴在天中則日之躔固在虛也夫子之虛非子之半乎堯時冬至日躔虛宿故知堯去開闢未遠也周則冬至日躔牽牛矣夏商雖杞宋無徵以是推之其在須女乎漢太初曆猶在牽牛唐在斗迨元曆日已在箕我朝在箕三四度矣夫斗牛女虛皆北方之宿箕乃東方之宿也自子之半虛之十度至箕三四度已差六十五六度可見日度漸移古今一也

曆法總論

太祖高皇帝　承乾御極　膺曆授圖數由天悟理
本心孚二統相持則徵諸七政三曆相讐必協于五
紀占天有臺而璿璣之器存造曆有官而羲和之職
舉銅候有儀而推測之法立其積分一授時之數也
其置閏一大易之旨也分至啟閉即少昊之所命也
春夏秋冬即陶唐之所授也敬天勤民也至矣而猶
有謂年遠數盈隨時改曆之說是豈無所徵歟嘗考
博士元統之議曰曆日之法其來尚矣今曆雖以大
統爲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况授時曆以至元辛巳

為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修改　太祖是其言矣開創未遑也正德十三年五月己亥朔日食起復弗合、員外郎鄭繼之曰官周濂請驗交食以更曆元矣武廟未之行也、嘉靖三年正月五星聚營室勸修德以應天修省以承慶少卿樂護之疏可考也請登臺測影、調元正曆、以求未定之差法少卿華湘之疏可考也嘗以赤道考之勝國至元辛巳改曆天正冬至

赤道歲差一度五十秒今退天三度五十二分五十秒矣黃道歲差九十二分九十八秒今退天三度二十五分七十四秒矣故距元辛巳至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年迄今則二百九十五年每歲差一分五十秒約七十年差一度今合差四度餘矣考曆元以坐致千歲之日授民時以永萬年之統者不有待于今日哉竊聞之改曆之法有四一曰立元二曰測候三曰察度四曰定朔夫歲朔又復謂之元作曆者每以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爲曆元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本范史紀元之日如太初所謂四千六

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之餘特起新曆之第一
則曆元不差後其可久乎是謂曆元馬融謂天體不
可測知天之度惟有璣衡一事夫璣衡卽今之渾儀
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備至郭守敬又加詳焉獨不可
倣而行之乎是謂測候易之革曰澤中有火革君子
以治曆明時夫作曆有常度也惟觀五星以測三垣
觀三垣以測二十八宿觀二十八宿以察中星是謂
察變定朔之法必于交食驗之張何所考皆不能無
差惟郭守敬以辰集時刻所在之日爲定數此其爲
最精者是謂定朔治曆之人有三一日專門之裔二

曰明經之儒三曰精算之士夫漢之公孫卿壺遂司馬遷請改正朔矣而不能爲算也乃鄭平唐都洛下閎之徒出然後成太初曆崔浩之魏曆稱精矣而推高允能辨五星聚井之差程子嘗曰堯夫差法冠絕古今堯夫嘗曰楊子雲知曆法又知曆理許衡郭守敬王恂之作曆也窮極淵海竭盡心思就晷測影駕百代夫唐都洛下閎鄧平專門之裔也子雲堯夫許衡明經之儒也高允郭守敬王恂精算之士也誠得三者之人而行改曆之法庶可備一代之制而樹末來之準